

皇漢醫學叢書

贈閱

藤氏醫談

R.

H32
956(2)

近藤明隆昌 著

學皇
叢書
醫
藤
氏
醫
談

人民衛生出版社

出版者的話

我國醫學，遠自公元六世紀已開始傳入日本。此後，歷代以來，日本又不斷派遣留學生到我國專門學習我國醫學。這樣，日本在「明治維新」以前的醫學，幾乎完全與我國醫學相一致；即在「明治維新」以後，有關中醫中藥的著作，也是繼承我國醫學思想體系的。因此，在今天看來，這類著作，對進一步加強學習與研究我國醫學遺產，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。

「皇漢醫學叢書」原書，係輯自日本人所研究的中醫、中藥著作，初版於一九三六年發行。現為適應社會需要，本社決定重予出版。惟原書係合訂本，卷帙過大，不便選購。今為便利讀者閱讀，在形式上盡量利用原有紙型，不作大的變動，祇精簡其一部分參考價值不大的著作，其餘一律改為單行本，以符節約和實用的原則。

本書因係日本人的著作，書中除了有如稱我國為「漢土」、「彼邦」，稱中醫藥為「漢醫」、「漢藥」等一類不適宜的辭彙外，尤其是有許多觀點，不符合今天的要求。這是由於社會制度不同和著者受歷史條件的限制所產生的。因此，希望讀者要端正觀點，用科學的批判態度來閱讀和研究，以作為一種輔助學習的資料，而更好地接受祖國醫學遺產。

藤氏醫談序

執古方以爲治。謂之泥。捨古方以爲治。謂之鑿。泥也。鑿也。皆非也。如吾近藤先生之於術。其庶免于斯弊者乎。蓋先生之學。祖述劉張。探析李朱。旁搜曲證。至矣。盡矣。先生嘗謂病有古之病。則方亦有古之方。病有今之病。則方亦有今之方。夫人身者。活物也。何必以古法于今乎。不必泥古方。不必捨今方。別有一條正路焉。噫。先生之意。不固不陋。可謂盡矣。寧令先生當古昔之世。劉張朱李可亦許乎。頃著藤氏醫談。以示門下。子弟刻成。命予校。且序焉。然是特先生之緒餘也耳。世勿以爲盡先生而可也。享和壬戌冬。門人泉海林延辰謹誌。

藤氏醫談目錄

卷上

辨溫病時疫	一
疫疾汗解	三
決死生	四
辨補與養	四
草根木皮可補元氣	五
尊信李杲薛己	六
祖述靈素難經	七
補湯	八
臟腑配當	九
左右偏勝	一〇
卷下	

雜說	一一
傷寒	一五
時疫	一七
痢疾	一八
脚氣	二〇

藤氏醫談卷上

泉壩 草醫 近藤明隆 昌 著

辨溫病時疫

疫之爲病也。歷代諸名家論之者紛紛。未有定說。或云溫病。或云天行病。或云時氣病。而中暑傷寒。雜糅其間。規則法律。莫能曉然。及其臨證處方。不能無狐疑焉。巢氏以溫疫爲天行時氣病。而其所說皆是溫病。而溫疫之論。亦無明文。楊玄操註難經。誤以爲溫病者。乃是疫厲之氣也。龐安常謝堅白之徒。皆雷同是說。於是唐宋以下之方書。皆使溫病溫疫混淆莫辨。踈笨之過。竟誤千歲。豈非可歎乎哉。至明末吳又可。獨能有見於此。取法千古。經著論示方。釋漢唐以下之惑。明辨溫疫之一症。條分縷析。不遺餘力。諄諄如響應聲。照照如鏡照面。於是疫症始晰。治方大精。使醫家始得辨溫疫之病。使生民免天枉之患。其功干天下後世。可舉言乎。且其所論。以爲寒熱溫涼。乃四時之常。因風雨陰晴稍爲損益。亦天地之常氣。未必多疫也。傷寒與中暑。感天地之常氣。疫者。感天地之厲氣。在歲運有多寡。在方隅有厚薄。在四時有盛衰。此氣之來。無論老少強弱。觸之者卽病也。是卽溫疫之正論。而經所謂日久成鬱。卽暴熱迺至。赤風腫翳。化疫溫厲。又云。厥陰不退位。卽大風蚤舉。時雨不降。濕令不化。民病溫疫是也。以是觀之。疫厲之爲氣也。因歲運多寡。陰陽厚薄。而天地間。別有一種惡厲之氣。而使人病。曉然可見矣。古云。草多則天芸以風。人多則天防以疫。是亦言天地間。有一種惡氣出也。是蓋與麻疹瘧疾等之病相類。故又可氏本瘧論一語。且立邪從口鼻而入之說。以爲半表半裏之病。而至其處方。以胃經爲規則。以舌苔爲繩墨。踈利以導之。汗下以驅之。其進退逆從。徵諸古今。無所可疑。質諸鬼神。無所愧。實可謂吾黨千載之聖手焉耳矣。但其中矯激過正。間有可議者。學者不可以無辨矣。其設雜氣之說。以爲如大麻風。鶴膝風。歷節風。疔瘡。發背。癰疽。流注。霍亂。吐瀉。暴注。腹痛等之諸症。皆感雜氣者。而疫氣亦雜氣中之一。但有甚于他氣。因名之厲氣也。噫。是蓋

又可氏之僻見。學者所宜分辨也。蓋又可氏。諄諄說溫疫一症。因併使他病混淆。如夫大頭瘟。蝦蟆瘟。麻疹。瘧疾等之症。實與疫氣同屬感厲氣者也。至大麻風。鶴膝風。歷節。疔瘡。發背。癰疽。流注。霍亂。吐瀉。暴注。腹痛等之諸症。實非惡氣之所感者也。蓋皆外來之邪氣。而感天地間之常氣者。經所謂虛邪賊風。或風寒暑濕燥火者是也。是豈盡可以爲異氣厲氣乎。又又可氏。正傷寒例云。冬傷寒。至春變爲溫病之溫者。非溫病即溫疫也。且云。冬時嚴寒所傷非細事。反能藏伏過時而發耶。是亦吳氏未深思之誤也。豈爲溫疫之毒。獨能有伏藏。而寒毒之氣。則無伏藏乎。是冬感寒。至春變爲溫病之溫者。所謂感虛邪賊風之常氣者也耳。又可特欲說溫疫一症。而唯以傷寒與中暑爲天地之常氣。而以他氣皆爲厲氣。是又可立六氣之誤也。六氣固有多寡輕重之分。溫疫之氣亦然。豈終可以是一混耶。余嘗謂又可氏至論疫之一症也。至矣盡矣。無以尙焉。但其有矯論可辨者。要白璧之微瑕。不害爲寶。是蓋非深于經者。不能至是。然以疫與瘧同類。僅徵瘧論一語。不多引經語。以飾紙上之言者。亦是又可氏之深識。慮後人淺學者。或生多歧之惑者也。予間嘗閱一醫人。論溫疫者。其書多徵經語。雖略似有明文。而於經旨。猶有未合者。其書有言云。溫疫經稱虛邪賊風。越人仲景名中風傷寒。皆是外來即發之病。而疫病之義也。是不明事理之誤也。夫厲氣者。別有一惡氣。而以外來虛邪賊風爲疫病者。是不會虛邪賊風即爲天地常氣中之一物故也。難經曰。病有虛邪。有實邪。有微邪。有正邪。又云。心病中風。得之爲虛邪。傷暑得之爲正邪。飲食勞倦得之爲實邪。傷寒得之爲微邪。中濕得之爲賊邪。是可見虛邪賊風。實非疫厲之氣矣。又云。溫病感冬時嚴寒之正邪。至春發者云溫病。又名伏氣。病非感虛邪賊風。又云。非正邪則無伏藏。虛邪賊風者。中即發。是即溫疫。中風傷寒。是也。是何不思之甚也。蓋正邪固有伏藏。有即發。而虛邪亦有伏藏。有即發。至於疫厲亦然。何謂非正邪。則無伏藏哉。經云。虛邪入客於骨。而不發於外。至其立春陽氣大發。腠理開。因立春之日。風從西方來。萬民又皆中於虛風也。是等之語。豈非皆爲虛邪伏藏而發歟。而謂非正邪無伏藏者。獨何也。故非善讀書者。則或陷於多歧之惑。非深達事理者。則終朽於庸醫之拙矣。今請明辨之。夫麻疹。溫瘧。溫疫等之症。皆是感天地間一

種惡厲之氣者也。而疫厲之爲氣最爲重毒。中風。傷寒。中暑。中濕。溫病等之症。皆是感風寒暑濕之虛邪賊風者也。而傷寒之爲症最爲猛烈。而惡厲氣有伏藏。有即發。虛邪賊風亦有伏藏。有即發。二者皆有寬急輕重之分。因以致病之轉變。不可究極也。苟非有見解。難以辨別之矣。凡夫醫之爲事也。臨機應變。無有一定之法。故古昔名家哲匠之設論處方。亦無有一定之說。或名同病異。或病同名異。或詳乎論而略乎方。或精乎義而簡乎術。雖得失互有。而要皆益于道矣。夫唯能釋其條理。提其要領者。而後可以讀方論。可以言治術。學者其可以不致思乎。

疫疾汗解

凡事不患不詳。患其多而惑也。於吾道爲最甚。自漢長沙氏以來。名賢代起。方法譏論。於今無不備矣。然其說愈繁。其辨愈鑿。苟非能釋其條理。提其要領。何以臻于妙妙之術哉。夫汗吐下溫清補治術要領之所在。而其施之方。各當其可。是之謂能得其條理也。若夫傷寒溫疫二症。汗解之功居多。而傷寒與溫疫進退前後迥別。不當其可。何以治病。吳又可曰。傷寒投劑一汗而解。時疫發散雖汗不解。傷寒汗解在前。時疫汗解在後。余讀此論至于此。未嘗不喟然嘆吳氏之精到矣。徵之于症候。施之于治術。無毫髮之違。是治疫之要領。而吳氏乃能得其條理者也。能得此訣以臨病。終無有誤。世醫間不知傷寒與溫疫有分別。一遇熱毒。漫稱云溫疫。投以葛根湯。麻黃湯之類。發汗而間有瘳者。蓋傷寒感冒之邪。而非疫邪也。醫工不知。則自誇曰。吾藥能去疫毒。病家亦歡唱呼神醫。是何蒙迷之甚乎。醫家終身不悟。其及一遇真疫症。亦猶稱溫疫。一切恃前功。殊不知溫疫初起在疎利。漫投發汗劑。只損表氣。既而遷延十餘日。病勢漸張。疫毒已離募原。欲表未表。當一汗以可解。時乃引經語發汗過多。亡陽。遂以柴桂湯。黃連解毒湯。瀉心湯之類。專務清熱。是以邪氣不能出表。邪毒漸瘀到胃。通舌變黑。病勢加重。當是時一下可以解。又稱爲陰症。投以真武湯。附子理中。或益氣湯之類。邪毒益固。變症日增。神脫氣盡。卒至斃。是蓋不知治疫之要領。終違條理而所致。向則不應汗而反汗之。今則應汗而反失汗。此醫不知傷寒與溫疫有分別。用藥前後失序之誤也。蓋溫疫與傷寒所以異者。傷寒之邪。自毫竅而入。時疫之邪。自口鼻而入。故傷寒汗

解在前。時疫汗解在後。且溫疫之爲治。首尾以通行爲主。初起在陳利。至邪毒漸離募原。專主發汗。或幸有得自汗。盜汗。戰汗。狂汗而愈。若邪毒愈重。漸留在胃。則一下得以解。知其要領。得其條理。何難之有乎。然世醫動輒稱溫疫漫投發汗劑。不知傷寒汗解在前。溫疫汗解在後。一概遵用斯法。是豈得有兩全乎。余故謂治傷寒能察仲景之旨趣。治時疫能取又可之法。而得其要領條理者。雖遇千變萬化之奇症。易于拾芥焉矣。又偶有感之重而邪毒猛烈。表裏共熱等之症。是不可專任疎利。桂枝麻黃之類。可以分解。別詳論之。

決死生

治之爲事也。有可治焉。有不可治焉。有不可治而可治者焉。治可治弗治。不可治固亡論已。彼弗治不可治。而可治者。將焉用醫工乎。庸醫終未達于經旨。方術猶未精。動輒曰。我能治可治。弗治不可治。而一遇危篤難治之病。則不能盡治術于專一。專以決死生。計死日爲至。既而其人死。則曰。我能決死生。我能計死日。因是至危篤難治之病。則不察脈理。不詳所因。戰戰兢兢。兢兢臨淵。專以讓于他醫爲得矣。是以不可治而可治之病。竟以至於不可治。豈非不仁之甚乎。經云。死日有期。醫不能明。不問所發。唯言死日。亦爲僇工。此五過之一也。若夫至危篤難治之病。能察其所因。能詳其虛實。能按其治術。則刀圭朝入口。夕至死。實非醫工之訖也。故歷代名家云。危篤難治。云九死一生。云十死一生者。皆是死生不決。不可治而可治之病也。古人猶且如此。況今人豈有一一能決死生乎。至其不可治者。古人云不治云必死。然則醫家之要。不在決死生言死日可知矣。世醫多以察死生爲務。曰我能治可治。弗治不可治。蓋治可治。不治不可治者。庸醫能之。弗治不可治。而可治何足以稱醫之良矣乎。

辨補與養

物非可以一理徵。事非可以一途驗焉。夫人身之疾病。非有餘則不足。有餘者瀉之。不足者補之。是醫途之大關。治術之要法也。若有少乖違。將實實虛虛。致邪失正。遺人天殃。絕人靈命。不可弗慎矣。而補之於術。所係甚重。而其施之之法。又甚多方。蓋古人之所難。所謂不可以一理徵。不可以一途驗焉者也。世醫往往不知補字義。以補

爲養。混淆無辨。漫斥補湯之論。醫家者流。不可以不辨矣。蓋補瀉之術。古謂之調氣之方。於鍼科謂之迎隨之法。按補填也。填調榮衛不足逆亂之氣之謂也。譬猶以薪煮物。薪伏則火氣不熾。以手搖薪。則火勢大興。是補之義也。夫醫家之於補。以藥石填調其不足之氣。則榮衛流行。元氣大興。是謂之補益。此專爲病者設者也。又養者育也。以穀肉果菜養育平常之氣之謂也。是專爲平人無病者言者也。非謂穀肉果菜可以治不足病矣。故合平變則言補。養何可無別乎。世醫又曰。仲景無補劑誤矣。夫長沙氏之於補。以瀉心湯補心氣不足。又大黃蜜蟲丸。以緩中補虛。隨症制宜。人見其方有異後世之撰。而遂以爲無補者非誤乎。至後世李杲薛己之徒。專立補益滋潤之方。其有藥品之異者。蓋亦隨症制宜。要法仲景之遺意爾。是皆爲病者調補其虛氣充足。其不足者。非以補平人無病者之謂也。或又引素問毒藥攻邪。五穀爲養之語云。藥石偏味。不可以爲補。穀肉果菜之補充元氣。是謂之補。其徒雷同蟻附。皆曰草根木皮。豈補充元氣乎。金石丹砂。豈延生命乎。遂使虛耗脫精之病者。禁補益滋潤之劑。有餘實火之病者。有膏粱滋味之害。豈不悲乎。是不知補與養有分別之誤也。蓋脾胃者。倉廩之官。飲食入脾胃而後水精四布。五經並行。是以榮衛流行。能終天命。是養育平人之義。故曰。穀肉果菜。養人身之具。非所以補。蓋病人也。及一朝生病虛乏脫精也。水醬酒醴。且猶不可入口。況穀肉果菜。何以能充腸乎。膏粱滋味。何以能適腹乎。其唯草根木皮。以補其元氣。金石丹砂。以去其病患。是之謂善補其病體也。旣而元氣復初。則穀肉果菜。復養其平。膏粱滋味。復時其差。無適而不可矣。是可見補與養。大有分別。不可以混淆矣。是故靈素八十一難皆曰。穀肉果菜養元氣。未嘗曰補充元氣。夫靈素難經者。聖經也。人人可以信矣。故曰。物非可以一理徵。事非可以一途驗焉。夫補充元氣者。草根木皮是也。養元氣者。穀肉果菜是也。學者其勿繆旃。

草根木皮可補元氣

古曰。草蟲鳴則阜螽躍。一雞鳴則萬雞鳴。信哉吾邦近世名賢輩出。唱古方之學。一時風靡。實可謂千歲之盛矣。蓋彼皆眼飮千載之醫藉。心厭百家之腐說。乃新創一家言曰。百病生于一氣之留滯。曰。萬病皆一毒。其意以爲

藥石攻病之品。不可以補生氣。夫唯菜穀養生之具。可以補生氣。皆一雖取法于靈素之間。而頗涉矯激其弊誤末學者。亦多矣。蓋此數家。皆一時之俊傑。其言亦鑿鑿可據。然後來愚眼淺識之徒。藉彼聲譽傲然。稱古醫方家者流。或謾詆斥先賢。或妄棄擲舊式。其言曰。草根木皮。豈補元氣乎。金石丹砂。豈延靈算乎。竟以奇種神丹。以爲傷生之品。延齡固本。以爲驅邪之具。嗚乎。以一時之矯論。遺害於病家。可不慎乎哉。是蓋不知補湯之事理之過也。又其論百藥之良毒。以爲人參黃芪不爲良。巴豆芒硝不爲毒。雖有小毒大毒之不作。而渾以爲攻邪之物。豈其然乎。豈其然乎。若果其言之是乎。則一二味。而可以足焉。仲景何煩制許多藥方乎。既有許多藥方。則雖一味有良毒之性。明可見再。爾天下藥品。一物無有同其効者。亦猶一物無有同其形者。夫草根木皮。金石丹砂者。皆稟偏勝之氣者。可以補瀉病人之不平。穀肉果菜者。皆具中和之味者。可以養育平人之常度。凡人之受病也。口不能適味。但特補湯之力。以助其元氣而已矣。而菜穀藥石。亦同天地之生類。其性殊不相遠。果菜已有能養生氣者。則草根亦有能補元氣者。木皮有能攻病者。則穀肉亦有能驅邪者。而菜穀有佳醜之品。藥石有良毒之性。互相爲用。是以神農本經。分上中下三等。上藥以養命延年。中藥以養性補虛。下藥以治病除寒熱。何者是天下品類。無一物同者也。若唯偏以藥石。渾爲攻邪之物。菜穀盡爲補益之品。或至使人爲天枉短折之鬼焉。或曰素問云。大毒治病。十去其六。無毒治病。十去其九。穀肉果菜食養盡之者。豈非食養爲補之謂歟。曰不然。蓋斯時醫治之法未備。藥石之用未周。雖僅存十三方。而其方今不堪取。由是觀之。雖稱上古神農日嘗百藥。而至漢始有本草之名。則黃岐之世。猶未周備者可知。故纔以鍼石論補瀉之術。至湯劑則唯有大毒無毒之論。未嘗及補湯也。雖然鍼石。且猶有補。況於草根木皮乎。況於金石丹砂乎。古書云。五穀充飢體。而不能益壽。百藥療疾延年。而不能甘口充飢。執斯術者。所宜致思也。

尊信李杲薛己

天降時雨。山川出雲。天恤生民。必生聖明。天皇氏。地皇氏。堯矣姑舍之。伏羲氏之王天下。民居穴家巢。與禽獸同。

遊葆真守樸。積精全神。是以人壽皆亘百歲。動作不衰矣。及神農氏王天下也。民寢恣情縱欲。病道日加。神農氏有憫焉。乃鞭百草。日嘗百藥之毒。以救人民之疾苦。然猶未有病論。岐黃之世。病論始立。補瀉之術。始顯矣。然唯重鍼石。按摩之法。藥方甚少也。蓋雖曰神農氏。日嘗百草。而未有本草之名。至漢平帝之時。始舉天下通知本草者。本草之名。始見于此。是知黃岐之世。藥方未備矣。夫秦越人之在戰國。淳于意之在西漢。雖有論列方。亦亡傳。及漢末張仲景氏出。始立湯方。以治外感之病。攻補溫涼之法。於是乎備矣。嗚乎。如仲景氏。信所謂集大成者也。然其書止詳外感。而內因之病。蓋闕如也。蓋當時民風猶淳。病端未多。不然則又安知不有張氏別有成書。而論補益滋潤之法者乎。夫汚隆隨世者。天地之常。淳漓成俗者。必然之理。人身之疾苦。經年彌多。內因之症候。乘時益繁。降至元明。李杲薛己之徒迭起。始精內因傷感之病。首制補氣補血之劑。民到于今。受其惠賜。是天以其時生其人者。猶夫時雨之降山川。出雲之類耶。天之恤生民。何其周到。李薛之功。於是爲大矣。余嘗謂夫天地運動。終古不變。而民生氣稟。逐世而遷。以其躁競之心。涉彼希靜之塗。意速事遷。名利攻其外。情欲惱其內。滋味煎其藏府。醴醪浸其腸胃。是後世內因之所以多也。豈單可以古方療今病乎。蓋人身之疾病。有內因。有外因。仲景者。精外感。李薛者。詳內因。故夫治外因者。捨仲景不可以取効。治內因者。捨李薛不可以施療。仲景者。醫聖也。李薛亦聖手也。仲景可尊信。則李薛亦不可廢。世醫多知祖仲景。而不知宗李薛。及其臨病外感則可。或遇內因。將何以取法乎。夫刀圭之失。恐置人於天枉。餬口于斯技者。其可不慎乎。故醫人體夫天恤生民之心。則庶幾矣。

祖述靈素難經

夫醫道之來也。尙矣。黃岐問答之書。名云內經。蓋岐黃之世。民寢淫于安病。以時成。於是黃帝與岐伯鬼臾區等。上窮天紀。下察地理。五行陰陽。以應人身之度。數經絡配當。以論府藏之疾苦。互相問難。發玄微于不朽。躋生民于壽域。民到于今。受其弘慈。然其爲書也。理道淵深。文辭古雅。而後人續紹。玉石混淆。且歷年數千。誤字錯簡。亦多矣。非善讀不易以通曉。及戰國之時。有秦越人者。作爲難經。以續黃岐之遺緒。此二經者。蓋醫家之準繩。病候

之規矩。舍之莫以取法矣。是以自漢張仲景以後。劉河間東垣朱震亨輩。皆依靈素。互有發明。世稱四大家。其所立言。醫林奉重焉。如仲景之於外感。河間之於熱病。東垣之於內傷。丹溪之於雜病。皆取靈素難經之要旨。而各自成一家之言。夫靈素難經者。實聖經也。吾大東昇平百年。教化誕施。大雅之音。遍于四方。是以雖寒鄉邊鄙。殆無不文之醫。於是平名賢數輩。巍然崛起于其間。涉獵百家。跋扈千載。設百病生于一氣之留滯。萬病皆一毒之說。各成一家之言。皆有所見。要其歸趣。蓋亦取法于靈素焉爾。此數家者。實吾東方之俊傑。中夏二千有餘年。亦代有名賢輩出。是故醫林後生。亦可以重也。然其立言也。務釋拘滯。動過矯激。曰運氣配當道家之事。不足以徵靈素難經。後人之僞撰。亦不足信。是以其徒弟。皆排靈素。其意往往以爲運氣。配當五行陰陽等之說。非醫家之所宜掛齒牙也。遂咄咄嗚嗟塗人耳目。於是後來愚眼淺識者。或有一窺聖經者。亦不深致思。終無得其蘊奧。唯漫稱後人之僞撰而已。殊不知其一氣一毒之說。果出于何書。已自號稱古醫方。而一廢古經。抑是何意。間有致思于聖經者。竟爲庸醫所折。豈不悲乎。蓋彼數家。實吾道之英雄。嘔血白髮。焦思靈素難經。以發一氣一毒之說。可尊可重。然至于其排聖經者。殆矯激之遺害。後醫之大患。嗚呼。彼排經之說。卒爲後生文不學之資。可謂功過相半者矣。蓋人身之疾病奇症。異候變化。不可舉知。舍靈素難經。其何以爲規矩準繩哉。故後生致思于是書。亦可以發先人之未發。可以臻妙妙之術。是譬猶工之欲善其事者乎。舍規矩準繩。其何以乎。其何以乎。

補湯

言之過文學者。所患雲漢子遺。秦誓漂杵。詩書且然。況其下者乎。夫補湯之有益于人身也。大矣。唐宋以下之醫生。特大其言出延命不老之說。是以後來愚眼淺識者。不知補湯之理而生疑。于此乃謂草根木皮。豈有延命不老之理乎。人參黃耆。豈可補氣乎。地黃當歸。豈可延年乎。因自稱取法于長沙之古。專求攻伐之事。擅爲毒藥攻邪之說。其故何也。蓋唐宋以下之醫。及出延命不老之說。特大其言過文誤實。竟使後世醫工。不曉補湯之理。可不惜乎。蓋補者填調。填調榮衛亂逆之氣之謂也。非謂以藥石充足榮衛不足。若以爲充足之義。則終不通。且所

謂補氣補血者。果何謂也。故知補爲填調之義。則補湯之理。豁然明了矣。夫天壽有命。豈可以草根木皮求乎。但其以藥石填調榮衛亂逆。以終天年。嗜補之功也。夫唯以此榮衛流行。以至終天年。則云充足。云補益延年。又不誣而已。若曰。以草根木皮充足不足之元氣。則無有此理。且夫古以鍼石按摩補不足。見內經。至長沙氏。始有補劑之設。長沙氏云。心氣不足。吐血衄血者。瀉心湯主之。又云。虛勞裏急。諸不足。黃耆建中湯主之。又云。五勞虛極。羸瘦腹滿。不能食。食傷。憂傷。飲傷。房室傷。饑傷。勞傷。經絡榮衛氣傷。內有乾血。肌膚甲錯。兩目黯黑。緩中補虛。大黃蜜蟲丸主之。又云。虛勞腰痛。少腹拘急。小便不利者。八味腎氣丸。又云。虛勞諸不足。風氣百疾。薯蕷丸主之。其他補方。不可枚舉。是仲景用補湯之法。明白如此。但仲景以瀉心湯。補心氣不足。以大黃蜜蟲丸。補五勞虛極。然則云補之者。非充足之義。填調氣血亂逆之氣之義。亦復明白如此。不然。則鍼石按摩。大黃蜜蟲。黃連黃芩。俱充足元氣之品哉。因是準之黃耆建中。八味腎氣。薯蕷丸之類。亦皆調氣之劑。而爲填調氣血亂逆之主方可知也。後世嚴氏歸脾湯。李杲補中益氣。局方十全大補之類。其他唐宋以下。哲匠所製之補湯。蓋皆祖長沙氏調氣之意。而非充足之義。亦可知也。以今考之藥物品類。亦與仲景不甚相遠。而其精意。全過于仲景。可以補不足。可以應無量奇疾。然至強大其言。立延年不老。滋潤固本之說。則所謂過文之失學者。不以言害志而可矣。故學者先知補爲填調之義。而後補湯之義可以通。補湯之義可以通。而後延年不老。滋潤固本之効。可以言而已矣。世醫雖曰尊信仲景。而不知其補湯之旨者多矣。徒取其攻伐之劑。以爲盡仲景。何其弗思之甚也。噫。

臟腑配當

源泉竭。則枝流涸。根蒂朽。則莖葉枯。言其本傷則未不得全也。夫醫之治病也。亦知其本末。而後其治可施焉。蓋人身自五臟六腑中氣血流行。津液涌出。以達四體。故藏府一有傷。則先見某藏某府之症。譬如肺病。而損於皮毛。心病。而損於血脈。脾病。而損於肌肉。肝病。而損於筋。腎病。而損於骨。見其症之所在。而知其病之屬何臟何腑。是枝流涸。知源泉之竭。莖葉枯。知根蒂之朽者也。其施治之法。不先察其源泉根蒂之朽竭。奚得救莖葉枝流之

涸枯乎。是方家所說。二千有餘年。上之黃岐。下之李朱。其間名手哲匠。何啻千百。而其所論說。舍此莫以得啓喙焉。然則臟腑經絡之說。爲醫道之蘊奧。方家之要務也。決矣。世醫稱古醫方家之徒。皆不取運氣陰陽之說。併亦絀經絡配當之言。以立一家之說。其所論說。有足以破庸腐之惑者。不爲無功矣。然吾道之爲事也。關人之生命。不可眩于過文激論。以枉志業。余請以臆見斷之。夫運氣配當五行陰陽者。蓋過高之言。無益于治術。非疾病醫之所與也。如夫臟腑經絡配當者。當然之理。不可以廢。廢之則無知枝葉之根蒂。河流之源泉。嘗試論一二。憂愁思慮則傷心。飲食勞倦則傷脾。人人所知。不待煩贅。唯五藏之傷于內。是不可知者也。人有所悲哀則淚忽下。有所羞愧則汗必出。見美味流涎。嗅惡臭發嘔。其故何也。蓋皆臟腑中有所觸發于其事而已。未有見美味而發嘔。嗅惡臭而流涎者也。然則其臟有病。見其症。其腑有病。見其症者。是宜有之事。故凡病不以臟腑經絡。求其所因。何由可尋根蒂泉源乎。余故曰。運氣陰陽之說。蓋非醫家之要。至於臟腑經絡之理。我不能敢廢也。

左右偏勝

夫人身之疾病。或偏左。或偏右者。何也。凡人身之體。氣血周流。如環無端。榮養四肢百骸。達于鬢髮爪甲。無往不有氣血。若其有病。則當周身病也。而今有偏勝之病者。蓋有故。醫法曰。肺大腸脾胃命門三焦者。位于右。肺者主氣。脾者後天元氣之所出。命門者。主下焦之陽氣。故以右爲氣之位。心小腸肝膽腎膀胱位于左。心者主血。肝者藏血。腎者主陰精。故以左爲血之位。是左右氣血之分位也。因是命左右則偏勝之疑。可以冰釋。至于朱震亭始以左爲血。以右爲氣。遂立法謂中風左偏枯爲血虛。右偏枯爲氣虛。此說始創于丹溪。蓋漢唐以前。唯有中府中藏中血脈之分。此言未嘗經見。是丹溪循古醫法以發前人未發者。實古今卓見。可以則可以法。於是薛立齋龔廷賢輩。皆遵用斯言。或以偏左頭痛爲血虛。以偏右頭痛爲氣虛。右足痛爲氣。左足痛爲血。左脇痛爲血。右脇痛爲氣。一取法于丹溪。不敢有違。到於今。猶依其遺法以施於治術而有驗者。實丹溪之賜也。時醫分別左右偏勝者或鮮矣。故聊揭于此。夫謂一氣一毒。或留滯于左。或留在于右者。奚止于千里之謬乎。

藤氏醫談卷下

泉壩 草醫 近藤明隆昌 著

雜說

夫醫名司命者。蓋司人身生命之謂也。其職任尤不輕。非有博覽強記之識。以通知于古今。審問精思之勞。以窮于髓奧。未可以委人命。自古稱良醫良工者。業餘亦操筆立論。以示方法。其爲書汗牛充棟。皆所以欲躋天下後世於仁壽之域也。其勤亦至矣。余也生于刀圭之家。竊欲倣古人之爲。然庸愚且貧。加以多病。如是而終何異草木之朽枯。素餐之誚。靡以逃焉。是故區區之心。聊亦欲著述一書。爲初學成法。則又思前哲之正說既明且備。無復待吾輩之容喙。如斯編者。亦唯拾餘唾於舊編。倘或有一得之愚。可以取則。余之幸矣。

近世有釋氏之徒。間傍言醫事者。曰吾知醫。曰吾以此消閑。嗟夫。醫者仁術也。委人之靈命。謂之司命之職業。醫者夕思朝苦。嘔血白髮。而猶苦未能到神妙之域。而况供佛之暇。纔窺國字方書。可以司是靈命乎。且刀圭鍼砭。豈消閑之具乎。投劑一誤。冥報頓至。吾恐五逆罪業。未必如是慘。

世稱古醫方者云。欲學醫讀一傷寒論足矣。豈其然乎。醫方千卷。猶未盡其理。豈可僅以一傷寒論。應于無涯奇疾乎。彼有徒言八味丸。治脚氣。而懵不知其因。補腎經者。亦寡聞之由也。

厭繁好簡者。人之情也。時醫事配當者。亦往往暗于道。拙于術。靈素難經。東而不讀。竟趨于論症不論因之簡。專從毒藥攻病之說。及其遇病。則朝投攻伐之劑。夕躊躇及補湯之論。此何無特操也。是非繁之害。抑示好簡而疎漏者也。

正五倫之名者。聖人之所以立教也。立五臟之位者。醫師之所以治病也。有五倫而教術立。有五臟而病位定。若不審於此。而從醫藥之事者。有遺人夭殃耳。